



通鑑卷第十九

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一

起旃蒙作噩盡亥默執徐凡八年司馬氏

河內溫縣人宣王懿得魏政傳景王師

至文王昭始封晉公以溫

縣本晉地故以爲國號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

文王廟號太祖故帝廟號

世祖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泰始元年

是年十二月方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

春三月吳主使光

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

璆渠左翻

與徐紹孫或偕

來報聘

細或聘吳見上卷上年

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

美者

譽音余

吳主怒追還殺之 夏四月吳改元甘露

時因蔣陵言甘露降改元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

謂旌旗車馬樂舞冕服皆

如帝者之儀

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癸未大赦 秋

七月吳主逼殺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

長者二人

吳主貶景后封四弟事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

八月辛卯文王

卒太子嗣爲相國晉王 九月乙未大赦 戊子以

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爲

徒

票匹妙奇寄翻

乙亥葬文王于崇陽陵

晉書文王

作笑西今從魏

陳留王紀

改東陵曰西陵

宜都郡治焉

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

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覲守建業

覲疾

正翻闡驚之子

也

吳主權時驚爲西陵督驚之日翻

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

魏元帝時年二十

困敦上章魏文帝始更漢禪傳五世歷四十六年而亡

甲子出舍于金

墉城

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

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歎

歎不自勝

歎音虛歎音希又許旣翻勝音升

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

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至是方改元泰始

丁卯

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于鄴

即就

優崇之禮皆倣魏

初故事

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

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

冬吳西陵督步闡

西陵即夷陵吳主權黃武元年

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字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仲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望孚之子也帝封諸王以郡爲國邑
七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仲音胄從才用翻莞音官彤余中翻燕於賢翻

以石苞爲大

司馬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

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

騎奇寄翻沈持林翻驃匹妙翻

其餘文

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都督中

外諸軍事

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

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之上以代太

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晉因其制以太

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爲文官公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者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

大將軍太尉爲武官公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

將軍開府者位從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未幾幾居豈翻又以車騎將軍陳騫

爲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顥凡八公同時

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

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長知兩翻衛將軍齊王攸獨

不敢皆令上請

上時掌翻

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將

及長吏納質任

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銅不得仕進今除之又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皆留質任於京師今亦

罷之將即亮翻質音致

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

矯以仁儉大常丞許奇允之子也

晉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

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帝將有

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受誅

奇父允誅事見七十六卷高貴卿公正元元年

遙翻朝真不宜接近左右近其

請出爲外官帝乃追述允

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

魏尚書曹有祠部郎晉因之

言御牛青絲絹斷

絹直忍翻索也牛系也禮迎牲君執絹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置

其縕注曰縕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人謂之難疏

曰自漢以前皆謂之縕案禮記少儀牛則執絹絹則

縕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絹陸德明曰縕詔以青麻代

與絹同又以忍翻又周禮釋音羊晉翻詔以青麻代

之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

秦漢以來

有諫大夫鄭昌所謂官以諫爲名者也

東漢有諫議大夫魏不復置晉以散騎常侍拾遺補闕即諫官職

也

傅幹漢傳變之子

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

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

者魏武好濱術而天下貴刑名

好呼魏文慕通達而到翻

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

攝整

放誕盈朝

謂何晏阮籍輩

也朝直遙翻

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

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

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

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

鈞事

見五十卷漢安
帝元初二年

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

序司馬氏之出爲下立廟張本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

帝凡七室

沈約志曰晉初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

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

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

尊

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訓宮丙午立皇后

弘農楊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

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

郎通事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

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

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鄭玄以爲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五帝者五行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紐曰白帝白招矩曰黑帝汁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天云天顙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王肅駁之以爲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爲五人帝晉羣臣祖肅之說以爲五帝即天帝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從之王于況翻

二月除

漢宗室禁錮

諸劉今除之
魏既代漢禁錮

三月吳遣大鴻臚張

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

以文王之喪
也贐陵如翻

吳散騎

常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

常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

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丁忠使

還

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吳主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

沈持林翻

下王沈同吳主疑其詐舉蕃出外

舉羊茹翻

頃之召還蕃好治

威儀

好呼治直之翻

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

斬之出登來山

水經注武昌城南有來山即樊山也吳孫皓登之使親近擲王蕃首而虎

爭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咤齧之

側革跳他弔翻咤

齧魚結首皆碎壞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

弋陽可襲而取

弋陽縣漢屬汝南郡魏文帝分立弋陽郡說輸芮翻

吳主以問

羣臣鎮北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

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

幸求勝未見其利也

徼工堯翻

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

絕凱遜之族子也

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

沈持
林翻

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文帝之喪臣民皆

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

食祥

使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

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

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

志

漢文帝遺詔見十五卷後七年真德秀曰文帝此詔乃短喪之始也然本文蓋爲吏民設耳景帝嗣

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

衰七回翻

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

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

衰七回翻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

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

言悲哀慕之情不至耳不在乎衣服也跂

舉

去智翻踵也

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

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

人言雖以天子之貴亦得遂其孝思爲三年之服

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

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灋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

月已數百年

以日易月漢儒之謬說也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注

一旦復古

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

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

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

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

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苴絰帶杜預注云

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

苴七余翻

以爲沈痛

沈持林翻深也

况當食稻衣錦

乎

既翻於

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

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

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

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

壞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朞可已

矣孔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孔子曰女

安則爲之宰我出孔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儀禮

曰父者子之

天省悉景翻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臣光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

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

壞音怪

絕父子之恩

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

諂諛莫肯釐正

釐理也

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

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

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注云將

奉也

吳改元寶鼎

以所在得大鼎改元

吳主以陸凱爲左丞

相萬彧爲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羣臣侍見莫敢舉

目

惡鳥路見賢遍翻

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

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

唯凱得視之它

人仍舊不得視也

吳主居武昌楊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

吳武昌屬荊州而丹陽宣城毗陵吳興會稽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皆屬楊州故苦於西上泝流以供給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

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

無爲而國財空臣竊憂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

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

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壘確增秦昔翻土薄也
確克角翻山多大石

也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苦於泝流供給而爲是謠也

以此觀之足明人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

禮記王制國無六年之蓄

日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况無一年之蓄乎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以木爲喻也木之所以能生殖者以有根本也根漸露則其本將拔而官吏務爲

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蒲

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去羌呂翻料音聊

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考異曰

陳壽曰予連從荆揚來

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今不取

九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

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既不可希指迎合又不可以遂事而不諫也

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

戊戌